

“当代徐霞客”：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用奋斗书写青春篇章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夏 瑾

“癸丑之三月晦，自宁海出西门，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。”公元1613年5月19日，当明代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徐霞客告别书斋，从浙江宁海开启他壮阔的旅程时，也许不曾想到，这个日子会在400年后仍被人们纪念和称道，而他的壮游之举，至今也仍在启发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。

在第15个“中国旅游日”到来之际，由中国青年报社和宁海县人民政府主办、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提供学术支持的“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”第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分享会，在“中国旅游日”发祥地浙江省宁海县举行。

通过“当代徐霞客”的行走故事，激励青年朋友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，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，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，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，两年一届的“当代徐霞客”寻访活动及分享会举办的初衷。基于对“热爱祖国，献身科学，尊重实践”的徐霞客精神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价值认同，自2006年起，中国青年报社与宁海县人民政府已连续举办了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寻访活动。在今年的分享会现场，“当代徐霞客”们的旅行故事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

第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张劲硕是科普界的领军人物，他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，也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。他倡导博物旅行、科考旅行，亲自带队深入自然保护区，让公众在自然



日出时分，金山岭长城在云海的环境下若隐若现，神秘而又庄严。

杨 东摄

中感受科学。他的旅行与科研工作时刻同频，从1998年开始，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事蝙蝠野外生态研究，每年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科学探险、野生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、野生动物保护工作，并用“博物旅行”的理念，指引万千青少年踏上探索科学的旅行之路。他说，自己做这些工作，是希望通过科普和旅行，让孩子们更加了解世界，认识地

球自然生态的多样性，学会尊重生命之美。“希望孩子们走进大自然，看到这个世界上多姿多彩的生命。正是多样的自然万物才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，希望孩子们有更多机会接受博物学的启蒙教育，进行博物旅行、科考旅行。”张劲硕说。第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路生是西北大地的“解码者”，二十余载孤身跋涉，从大漠孤烟到黄河九曲，从丝路驼铃到祁

连雪线，他以“文化苦旅”叩问山河，将苍凉戈壁的壮阔淬炼成文字里的炽热温度，以通俗语言解构复杂历史，也让西北边疆读者重新认知了本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坐标。他说：“旅游不只是游山玩水，也不只是诗与远方，而是深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只有心中有山河的人才会有热爱祖国。”第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马行既是地

极地行走二十年 雪山少年已成冰川守护者

□ 温 旭

在零下40摄氏度的南极冰原上，用牙线将备用睡袋改造成御寒衣物；在珠峰北坳的冰裂缝旁，背着雷达设备为冰川研究采集数据；在北极格陵兰岛的融冰河床上，目睹了北极熊因栖息地消失而徘徊的身影……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。

我是温旭，一名85后中国青年探险家，也是关注气候变化应对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“极地未来（Polar Hub）”的创始人。从征服雪山的少年，到用脚步丈量气候危机的冰川守护者，我用20年冰川科学探险的实际行动，深刻感知了行走对生命的重塑力量。

我从小就喜欢看探险的书籍和电影。2003年，15岁的我偶然看到央视直播攀登珠峰，这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16岁的我是妥妥的行动派。2004年5月，我攀登了人生第一座雪山——玉珠峰，海拔6178米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同年7月，作为最年轻

的登顶者又攀登了慕士塔格峰。

2006年，天津市体育局要选拔两人参加2008年奥运圣火珠峰传递，我成功入选。然而阴差阳错下因同伴途中迷路，在安全找到他后，我最终无缘火炬登顶。

从珠峰回来后，我考入中国地质大学，组建登山队“大地社”，3年时间我们攀登了14座雪山。但山登多了，我却开始迷茫——难道登山的意义只是追求数量、海拔和难度吗？

后来，我被地大悠久的登山科考历史吸引了，在硕士阶段跟随冰川学家姚檀栋院士，研究第四纪地质冰川。随着登山技能和科研紧密结合，我渐渐发现：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自然更吸引我。

2012年中国地质大学60周年校庆，武汉和北京地大联合攀登珠峰，我有了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机会，但命运似乎再次和我开起了玩笑，因为种种原因我又未能如愿登顶，但在此过程中我感到极强归属感，让我再次重新思考攀登的意义。

2018年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开始，我有幸以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身份第三次攀登珠峰，这次是带着采集样品、在顶峰钻取冰芯和架设气象设备的科研任务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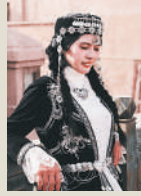
攀登珠峰，最终我们用了13天登顶，完成了部分科研任务。

3次攀登珠峰的经历，标志了我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攀登目标，从个人兴趣到集体荣誉再到科学探险，珠峰见证了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蜕变。

2017年，我在青海冰川科考的正常攀登路线上意外踩碎了冰层，掉到一个因为冰川融水而形成的巨大冰湖里。5月份不是最热的时候，海拔5500米已经接近那个冰川顶端，身上还背着20公斤的科研仪器，我的身高掉进去根本踩不到底。我手抓着冰镐探出水面，敲击周围的冰层，找到了牢固的支点后翻身上来，从遇险到成功自救不到20秒种，完全来不及恐惧。直到回到营地才开始后怕，也震惊于熟悉的冰川变得陌生了。

我忍不住回想起生命中有关冰川的一切：曾经登顶11次的慕士塔格峰，15年间，雪线退缩了500米；2009年我越野滑雪到北极点时，冰盖还很厚，现在可以开船了。如果说之前气候变化对我来说只是研究数据，那么在冰湖中经历的生死20秒，却让我切身感知到全球变暖带来的危害，气候变化也和我的生命

第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名单

									
张智杰 新媒体传播、乡村振兴、生态保护	温 旭 科学探险、生态保护、新媒体传播	张劲硕 科学探险、生态保护、新媒体传播	刘玲燕 新媒体传播、遗产保护、乡村振兴	孙莎琪 新媒体传播、乡村振兴	陆 春 新媒体传播	路 生 科学探险、生态保护、新媒体传播	袁蓉荪 遗产保护、生态保护、新媒体传播	马 行 遗产保护、科学探险、生态保护	杨 东 遗产保护、新媒体传播

行走中感悟人生

□ 袁蓉荪

少年时期，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生格言，就是“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”，期望能去看看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奇妙世界，让人无限遐想的风土人情，以行走山河，来感知天地。践行“知行合一”，让教科书上的历史事件、地图上的地理名词、画册中的艺术珍品变得鲜活而具体。

1982年的夏天，19岁的我终于实现了人生第一次独自远行：背着画板，带着“海鸥”牌双镜头相机，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，再乘坐短途客船，沿着长江三峡去往各个县市写生拍照。在巫山县的老码头，我坐上小柳叶舟，拐进大宁河小三峡，经大昌古镇到偏僻的巫溪县。当时尚未时兴旅游，路途都是匆匆的路人。柳叶舟在清澈见底的大宁河上航行，木船底还会时不时擦到河底的鹅卵石。遇到险滩急流，船夫会穿着短裤上岸，喊着号子艰难地拉纤过滩。我和船上的人们随着浪涛起

起伏，见惯不惊的老乡用方言大声聊天。

湖北宜昌西陵峡外的“三游洞”，是我此行的终点。这里因唐代诗人白居易、白行简、元稹三人同游赋诗，白居易作《三游洞序》题写于洞壁而得名，宋代三苏父子之“后三游”，更使这里成为文化圣地，他们与其后慕名而来的欧阳修、黄庭坚、陆游等人，在“三游洞”留下文采飞扬的书法壁刻、碑刻100多件。此次旅行，初学绘画和摄影的我，虽然没有创作出什么像样的作品，但10多天壮游天地的难忘经历，为我的艺术学习打下了基础，也为后来跋涉大江南北寻访石窟造像积累了经验、磨炼了胆量，激发了我对祖国自然山川和历史文化的热爱。

从最初对石窟艺术的好奇与向往，到后来系统地寻访拍摄，不仅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位移和视觉审美的满足，更像一把钥匙，开启了我对世界、历史和自我认知的全新维度。我逐步体会到，这种求知和探索的深度旅行，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具有多棱镜般的丰富意义。当第一缕晨曦染红天际，我常常独自一人背负行囊，行走在探索未知的野径。我对石窟

文化的热爱，成为一场持久的追寻与精神的朝圣。明代徐霞客“博览群书，尤钟情于地经图志”的执着，用双脚丈量华夏山河，我亦渴望循着他的精神足迹，用脚步和镜头，去探索那些散落在神州大地上的文化瑰宝，去记录，去感悟，发现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迹。

寻访途中，我数次在几乎要放弃时，于转角从丛林中蓦然望见崖壁上静默的石窟造像。它们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明珠，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，散发出艺术创造的璀璨光芒。那一刻的惊喜与感动难以言表，仿佛与一位隐逸千年的先贤不期而遇。我静静地与造像对视，仿佛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那一刻，所有的喧嚣与浮躁都沉淀下来。对生命、信仰和存在价值的深思，让我明白了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与意义。

每一次跋涉，每一次凝视，每一次按下快门，都在丰富我对石窟文化乃至生命本身的认知。它们遗落深山的现状，也让我对文物保护的紧迫性有了切身的体会——这些不为人知的瑰宝，正悄无声息地与时光赛跑，在大自然的风霜雨露

质勘探员，也是诗人作家，他一直致力于西部无人区文化解读以及对西部无人区的文学书写。他的行程遍及中国西北方无人区，行走路线常常是地图上的空白处。通过行走，他以十余部诗歌和散文集，为无人区留下生命符号和文学印记，并把无人区的诗歌和故事讲给了世界。他说，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，“徐霞客”是高频出现的词汇、意象和精神价值。

第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陆春在孩子4个月大时，就开启了亲子旅行。现在孩子13岁，他们已经去过了80个国家和地区。“带着孩子游行的中国母亲”是她想留给世界的标签。她带着儿子穿着民族服装，带着国旗，走出国门，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之美。她说，自己想用亲子旅游故事讲好中国故事，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成为一个“当代徐霞客”。

第十一届“当代徐霞客”杨东是一位用镜头守护长城的90后摄影师。他用十余载光阴，走遍长城沿线15个省（区、市）的20万公里行程，用80万张照片、200T视频的影像讲述中国长城故事，用行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他说他的愿望就是用镜头记录下长城的春夏秋冬，让更多人领略长城之美以及长城背后的历史文明和时代精神。

“读万卷书”是思想的积淀，“行万里路”则是实践的延伸。“当代徐霞客”已成为中国特色旅行者的标志性荣誉。中国青年报社通过“当代徐霞客”寻访活动，持续向资深旅游达人、青年大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传播宁海与徐霞客的故事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激励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，用奋斗书写青春篇章。

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连接。

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（COP28）的讲台上，我展示了3组特殊影像：2009年北极点厚达3米的冰盖，2018年格陵兰融冰形成的网状河流，2022年珠峰昆布冰川裸露出黑色岩壁。

冰川消融并非遥远的环保议题，它关系着地球数十亿人的生命安全，影响着沿海城市人们的生存空间。20年于极致自然和雪山中的行走，不经意间影响和改变了一个少年的一生。只不过，20年前仰望那座雪山的是我，20年后，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加入保护冰川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。

我坚信旅行不该仅是消费景观的过程，而是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的契机。当代青年的旅行也不应止步于打卡拍照。当你用冰镐敲击消融的冰壁，用温度计测量退缩的雪线，旅行就成为了解气候危机的“显微镜”和向自然寻求答案的实践行动。

未来，我想会有更多年轻人走进冰川，亲眼看见消融的冰舌——这是最生动的气候课堂。或许，这才是旅行最深刻的意义：让行走成为认知世界的眼睛，让自然给予我们守护家园的勇气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当旅行不再是征服，不再是消费，而是聆听生命的呼唤和地球的脉博，这就是旅行对青年成长的意义。

□ 刘玲燕(雁行江湖)

当我站在浙江宁海“当代徐霞客”分享会的讲台，十年行程的光影在眼前流转：马来西亚萤火虫点亮的河岸，撒哈拉沙漠驼峰上的落日，珠穆朗玛峰的凛金雪冠。

望着台下青春洋溢的面庞，徐霞客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箴言在会场回响。当青年用脚步丈量山河，超越书页的广度，生命的维度便在行走中悄然拓展。

行路是认知的破壁机。斯里兰卡那个暴雨突至的黎明，我曾在渔村苦候日出未果。当懊恼之际，海天之间倏然跃起双道虹桥，让漫长的等待有了意义，当我为了避雨，误入斯里兰卡当地校园，语言不通的青年将排球塞入我手中，我们在泥泞场地上击球奔跑的欢笑，让教科书里的文化多样性有了温度。这种体验在越南下龙湾愈发深刻——从广西桂林自驾到越南的下龙湾，当我手持印有喀斯特地貌的中越两国纸币，地理课本中的板块运动理论，在眼前具象为文明的对话。

韩国全州旅行，我像当地人般穿梭于传统市场，亲手制作韩式皮具挂饰。当针线在皮革间游走，旅游手册里的“传统文化传承”不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匠人专注的目光和掌心温热的触感。

读万卷书给了我们智慧和想象的翅膀，行万里路则给了我们扎根大地的力量和看清世界的眼睛。行路的意义，正在于将平面的知识转化为立体的认知。

困境是成长的淬火场。为了去潜水，马来西亚仙本那的海上暴雨，曾将我们困在茫茫大海中的一艘游艇上，自然的伟力令人战栗。这份敬畏后来化作恩施鸡公岭的动力：650米悬崖绝壁上，当我手指紧扣岩壁完成950米飞拉达攀登，两小时里唯有心跳与风声为伴。记忆犹新的是清晨5点多，在辽宁本溪拍摄，为了拍摄到喜欢的角度，我涉水时不慎跌入激流，刺骨寒水中第一反应是高举相机，后来回到酒店换上湿透的衣衫继续拍摄。旅行中遇到的种种艰险，恰似徐霞客探幽洞穴的火把，照见青年潜能的矿脉，最终沉淀为对生命的赤诚礼赞。

风景是精神的显影液。新疆小白杨哨所零下30摄氏度的坚守，让“家国”二字有了温度，俄罗斯跨年时，一江之隔的异国烟花照亮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。旅行十年，我在各大旅游平台写下了2300篇文章、剪辑了510条视频，这些内容并非简单的数字堆砌，而是一个当代青年对徐霞客精神的致敬。

当徐霞客的毛笔化作当代青年的镜头，每一次快门都是文明的接力。旅行十年，我觉得，对当代青年而言，行万里路的意义正在于以下几点：

它能拓展认知的经纬度。当不同文化不断碰撞认知边界，包容便成为本能。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老城，我目睹中世纪教堂与苏联式建筑比邻而立。当地老人用俄语讲述苏大林时期的往事，年轻人在涂鸦墙前跳街舞。历史断层与新生代在此奇妙交融，彻底重塑我对文明演进的理解。

它能淬炼生命的韧性。曾经在西藏南湖，无人机刚升空却突遇暴雨；在康定暴雪中，发生了车辆360度漂移。旅途中的这些生存课、锻造出来的应变力，是书斋里难觅的宝藏。它能锚定价值的坐标系。我的旅途中也遇到了很多美好，新疆博斯腾湖零下20摄氏度的冰面上，我与渔民凿开冰层拉起千米渔网，当第一尾鲤鱼跃出冰洞，众人欢呼着在严寒中架锅煮汤。鲜美的鱼汤入喉的刹那，我突然懂得徐霞客“朝碧海而暮苍梧”的执着——真正的富足不在占有多少风景，而在经历多少值得热泪盈眶的瞬间。

十年行旅，74万公里征程。世界早已不是地图上的标记，它是萤火虫在掌心跳跃的微光，是驼铃摇碎的沙漠斜阳，是无人机掠过雪山时屏住的呼吸。在江布拉克的麦浪深处守候午夜星河时，骤降的气温让手机瞬间罢工，却让我的眼睛真正拥抱着银河的壮阔；在草原上，8米悬崖秋千荡向天际时，失重感撕扯着肺腑，却让我在最高点望见了云雾蒸腾的山河长卷。徐霞客用毛笔写下60万字山河志，当代青年以脚步续写新时代的“霞客行”。书本赋予思想羽翼，行路铸就担当的筋骨。

青年朋友们，别让世界蜷缩在电子屏幕的方寸之间。背起行囊，从最近的未知出发吧，让风雨洗去稚嫩，让挑战磨砺锋芒。当你们用脚步亲吻大地，终将在山河间遇见更丰盈的自己——这是行走赠予青春最好的成年礼。



制图/魏宸浩